

娘娘形影不離，青娘娘無所不在，如影隨行的擁抱著姬誦兄弟，直到永遠。

惜命

壬申夏至前，鹿台上的摘星樓早就住滿了人，有蘇氏來的師父們和匠師們都住在這裡。殷地朝歌南門外九十里的有一處曠野，曰：黎，癸卯立秋，紂王上位四年，大蒐于黎；做炮烙之行。接著，甲辰端午築南單之台；築瓊室……己酉夏，紂王上位十年，獵于西郊，眾人圈住一大群塵和塵王送來此處野放，南單之台改稱鹿台。鹿台上有木匠師傅殷班大師所築的瓊室，成了摘星樓，西門外黑莊掏寶的男子們獻上各式寶石，給殷家朝歌女主妲己，妲己將所有寶石，都送來瓊室展示，瓊室變成了摘星樓。

現在，殷地朝歌要歡送攸侯喜巡狩昆夷、朔方牧民，眾多殷家商人自動追隨，各地諸侯部族也帶來欲追隨攸侯喜前往之部民，他們要巡狩昆夷、朔方築台。

西伯姬昌一直不清楚到底怎是麼回事，殷地朝歌市如鼎沸，人人難掩喜色，連大夫膠鬲都不見人影，北門行宮有五十名役者自動自發，無人發號施令卻依舊進退有據，北門管領早已換人，換來了一個年輕人，名為辛甲，他還不到四十歲，商人，世代住在北門市集，是大夫膠

鬲抬舉起來的小戶人家子弟。

大夫膠鬲歲數與伯邑相當，伯邑歿了，成了伯邑考。大夫膠鬲卻是在殷地朝歌廣有賢名，尤其在北門市集，人人稱他——賢。只因他來自西歧，當了殷家大夫還不忘出身，對西歧周部落的人一樣慷慨，他又廣有銀子送他們使用，當然是個賢人。

大夫膠鬲的名言：「幫閒不幫忙，絕不當幫兇。事情多，人手足，才能越幫越閒，不能越幫越忙，更不能忙了還生氣，都成了幫凶！」

西伯姬昌在北門行宮坐不住了，派出去打聽消息的眾人，回來說的都不一樣，他是來獻地的，獻——洛西之地，怎麼殷地朝歌的商人都要去昆夷、朔方？還有，怎麼是攸侯喜？以前不是攸侯南仲西嗎？

西伯姬昌自己要出去市面去看看，他要親自出馬，去看看到底朝歌發生何事？這樣喜氣洋洋，卻又無人來賀他？沒有人要陪他去，姬發又跑去北門外的玉門遊蕩，他藉故拜訪姬己，可是玉門忙碌極了，無人肯應他，玉門的女人們要準備各式物件送給攸侯喜帶去昆夷、朔方，且姬己早就去摘星樓和母親家人相伴，姬己是有蘇氏平和九天玄女雨神潤所生之長女，這次有蘇氏平連兒子們都帶來了，姬己也要去見弟弟們。

姬發見不到姬己勢不罷休，天天都去玉門遊蕩。姬鮮根本不敢出門，他已經是臭名遠播，殷地朝歌商人討厭他到東門市集買女人，無人肯搭理他。姬度更是早就跑去和朝歌樂官商容在一起，他最瀟灑，每天都去看商容指揮儀式用的樂師們排練。至於姬旦，他暫時將他頭上的「段」摘下來恢復原狀，在殷地朝歌，無人能做段，只要做段，保證被殷家商人們恥笑！

姬旦瘦弱矮小，入市行走與碩壯的殷家商人相比，形貌猥瑣寒酸，他又氣弱，說話無尾音，更不敢貿然開口。只能隨著妻子女勒到東門市集拜訪老醫者仲民。可是老醫者仲民已經不在，他家裡的人都無悲戚之情，倒是人人笑逐顏開的說：「老醫者仙去了！」

這下可好了，人還能成仙嗎？姬旦認為殷家商人誇大，簡直不可理喻。

西伯姬昌親自出馬，他一個人獨自閒逛北門市集，他老人家了，都七十有五了吧！殷家商人們都敬老，市集裡人人都熱情的招呼他，西伯姬昌到處問人，殷地朝歌發生何事？這樣熱鬧歡喜？

殷家商人們回答西伯姬昌說：「攸侯喜專精一氣，現在封侯了，即將去巡狩昆夷、朔方建立，未來的昆夷、朔方，就會和殷地朝歌一樣平和豐盛、人人惜命……。」

西伯姬昌聽不懂，他又追問商人：「這怎麼說呢？」

商人們笑咪咪的每一個人都知道《專·建·封·制》是殷家商人之本，於是人人都來說給他聽，西伯姬昌越聽越生氣，紂王居然沒將他的獻地放在眼裡，搞什麼專建封制？簡直太沒人性！

他是來殷地朝歌獻地，獻——洛西之地。

紂王簡直是個大笨蛋，還讓那麼多的殷家商人出去，難道他不知道人民多了，自己坐擁土地，人人都會順從，繼而叫人民廣獻糧食、物件來使用，借以保住自己的土地，西伯姬昌一生都不愁吃穿用，他只要垂拱而坐，還能叫那些人民都向自己跪拜行禮，就像他那些兒子們、孫子們，稍有不順心遂意，他就叫他們的母親或是娘姨們，拿竹箴子打屁股，每一個都要乖乖的

來跪拜他！

西伯姬昌回到北門行宮，氣呼呼的吹鬍子瞪眼睛！兒子們都跑了，只有姬鮮還在，姬旦回來了，西伯姬昌還在生氣！

女勒見西伯姬昌生大氣，端來茶水敬奉，不意卻遭西伯姬昌大手一揮打倒在地，女勒委屈極了，跪在地上撿拾碎片。

姬旦見狀，不敢怒也不敢言，此時姬發回來，見狀，怒視西伯姬昌，老人家無狀，沒事拿女人發作什麼呢？

姬發問西伯姬昌為何發怒？西伯姬昌把他在市面上聽來的都說了，西伯姬昌口條不好，將聽來的混說一氣，將商人的《專·建·封·制》，說成了《封建·專制》，他一心想要受封為王、為帝，他是失心瘋了！

他說：「紂王無道，居然封攸侯喜去昆夷、朔方巡狩，他沒將自己放在眼裡，連獻地都不要，還說什麼……，說是惜命，惜命攸侯喜……。」西伯姬昌氣急敗壞，越說卻氣！

姬發根本不以為然，他只需要姬己，可是姬己不見他也不要他，他聽說這次攸侯喜要去巡狩昆夷、朔方，很多殷家商人都要追隨他去。這讓他想不透，中土殷地朝歌這樣富庶豐盛，難道商人都不喜歡嗎？他自己就很喜歡住在這裡！

姬旦靜靜地聽著父兄說話，他什麼也不能說，這裡沒有他說話的餘地。女勒將地上的碎片都撿拾乾淨，才要退出門外，卻迎面撞上了管領辛甲，他是來報說：

「紂王要見西伯姬昌。」

終於要見他了，西伯姬昌終於等到紂王要見他了！他又生氣、又得意、又不甘心！都來這麼久了，紂王才來見他，他叫辛甲召紂王進來見他！誰知道辛甲說：「大車在門外，紂王請牧師尤渾來接您和世子們去離宮。」

又是牧師尤渾駕車，他也是個老傢伙，和紂王一樣——無道，都是一丘之貉，都不是好東西，西伯姬昌恨恨的想著。

但是他畢竟老謀深算，紂王沒來，要接他去離宮，正好幾個大的兒子們都回了，他叫辛甲去問牧師尤渾：「也讓他的兒子們一起去，可否？」

辛甲連沒出門詢問就回答說：「牧師說了，請在座的都去，他駕的大車足夠搭乘。」

西伯姬昌自己沒聽清楚，卻瞠怪管領辛甲不早些說明，一件事要切開分段說，他斥退辛甲，叫姬發去各處屋室叫兒子們來。姬旦還在想女勒剛才的委屈，他想要安慰女勒卻不能，他問西伯姬昌，能否讓女勒一起去？

西伯姬昌怒斥姬旦：「男人家的事，一個姑娘去做啥？叫她待著，別亂跑。」

姬旦無語，女勒正巧又捧了茶水進來，親耳聽見西伯姬昌斥責姬旦之語，她羞愧難當，滿臉漲得通紅，可是她也是能忍，她忍慣了，她見丈夫受斥，內心不平，西伯姬昌太偏心了，姬旦這樣好的兒子，他平日無一言稱讚，現在還要斥責他，女勒跟著難堪。

北門行宮各居室還是有不少西伯姬昌的兒子們在，西伯姬昌有兒子一百多個，他隨手招喚，都能成群結隊，絕不落空。

自最長的姬發算起，姬鮮、姬旦、姬處、姬封和聃季、姬奭……等七八個人，坐著牧師尤

渾駕的大車，搖搖擺擺，要去紂王的居室——離宮。

終於能見到紂王的居室了，姬發心裡憋著氣，他恨恨地想，姐己一定和紂王住一起，天天吟唱歡樂，他想念姐己想瘋了，牧師尤渾的大車多出一柄華蓋遮日，黃色大布沿著木輪安樺張開，宛如一朵盛開的堇花，短裙迎風搖蕩，西伯姬昌認為紂王太享受了，這樣好的車，這樣好的華蓋傘……，都該是他來使用，紂王那麼年輕，比他的兒子還小，他還不夠資格享用這些……。

聃季終於見到養娘女溫口裡所說的殷地朝歌了！他幼時來過一次，已經沒了記憶，養娘是殷地朝歌的女子，溫柔嫺靜人如其名，她教他唱歌，也教他樂器，更將殷地朝歌的事情編成故事來說給他聽，他自小就知道殷地朝歌的一些風俗，此次來到殷地朝歌，他無有不習慣，反而覺得親切異常，市面上的商人也待他有禮，聃季並無失禮之行。

牧師尤渾將大車停在離宮的大木門外，眾人下車，只見茶糜花籬嫣紅離亂。殷地朝歌夏日花開到茶糜！這次他們的大車沒有直入內院，反而停在外頭，西伯姬昌等著紂王來扶他下車，誰知道根本沒見到他。還是兒子們將他扶下大車，牧師尤渾見眾人都下車了，他也走了，把大車都駕走了！

無人來接待他們，離宮內外靜悄悄的，只是大門洞開，西伯姬昌父子們一行人，躡手躡腳的進門，人人心裡打鼓，忐忑不安極了！只有聃季，彷彿回到自己家一樣，瀟灑的穿過院子直入大堂，紂王正在和姬誦兄弟們說話，轉頭看見聃季進來，紂王笑了！

聃季向前對紂王行禮，他舉起雙手作揖，自報姓名，他說：「聃季，西伯姬昌之子，

三十八歲，向紂王問候，一切安好。」

紂王笑著將他雙手握住，上下搖動，又拍拍聃季的肩頭，對他說：「祝福你，你有好意想，都會如願。」

紂王看西伯姬昌一家男人都在門洞外站著，探頭探腦，他招手請眾人入內，回過頭請姬誦和諸位弟弟們招呼父親和爺爺以及諸位叔叔們，他自己卻返身出了大堂！

西伯姬昌納悶著，怎麼姬發的五個兒子都在？且離宮彷彿是他家？這裡他來過一次，己巳春三月，他帶來《程典》入貢，紂王就在這裡，將他的《程典》用竹枝一圈，圈起來，還說是無，紂王——無道！

姬誦請父親姬發、西伯侯姬昌和眾位叔叔們入座，大堂上早就擺滿兩列一套一套小凳子和几案，凳子上面鋪著繡花墊，和茹宮一樣，姬發很熟悉。西伯姬昌想爬上大床上坐，可是，大床上空蕩蕩，他也不習慣無邊無靠的跌坐，幾次舉足，都不敢上前，只好放棄，姬誦指著一張凳子安置爺爺西伯姬昌。姬昌憤而甩開姬誦之手，輕蔑的看了他一眼，自己坐好了。

離宮規制簡單，只有兩進，後堂他們是看不見了，可是這大堂光燦燦，明亮異常，也沒見有上燈，也不見點火，怎麼就這麼明亮？眾人都很納悶。

聃季留意看窗花，果然和養娘女溫說的一樣，離宮大堂有八面石窗，每一個石窗雕琢的花樣都不同，卍文、盤文、雲文、方勝文、芍藥、蓮花、菊花、百合，每一片石窗的撻角紋飾也各自不同，都很美麗精緻。

他還留意了離宮牆壁上的胡粉，敷塗的這樣平整，四面牆壁窗台以下都是石造，只有上半

部敷塗胡粉，比建築茹宮的匠師手藝都還要精良細緻，牆上一個疙瘩也沒有，養娘女溫說過，離宮和孟門的胡粉是紂王親手做的，紂王是一個出師的工匠，發明胡粉，聃季打從心裡佩服紂王。

姬發坐立難安，他想見到妲己，可是見不著。青娘娘帶著侍女們進來奉茶，她親手斟茶水，將茶碗端給眾人，姬鮮一見青娘娘面如見鬼魅，當下臉色慘白，簌簌發抖，姬發也好不到哪裡去，他們都以為青娘娘是芊芊，兩人不約而同都將茶碗灑了一地。

青娘娘穩穩當當的叫來人撿了碎茶碗去，再奉上新茶，這次她不自己送了，請身邊的年輕侍女端送給姬發和姬鮮兄弟。奉茶畢，青娘娘帶著侍女們走了。

姬旦冷冷地看著父親西伯姬昌和兩個哥哥，姬發和姬鮮在離宮失態，他羨慕紂王的排場，輕易就讓這三個平時愛裝模作樣、暴躁、殘忍的父兄原形畢露，還渾身顫抖，痛苦難耐，紂王到底使了什麼手法，他人都沒出面，就擺平了這幾個人？

還有，姬誦五兄弟為何到了離宮？他都不知道，聃季又怎麼這樣熟悉離宮和紂王，他難道一點都不怕紂王嗎？看聃季自在的轉頭四處觀看，他很開心呢！

姬旦想破腦袋都不明白，他一生都不曾明白過來，他只是有機會看見美好，他見了美好卻不懂珍惜，他還要染指美好，最可怕的是，他發明了「段」，他以假亂真，以為這樣也能誑了世人，硬說假的就是美好！

人都走了，離宮大堂只剩下西伯姬昌一家人，父子爺孫，一屋子姬姓男人，西伯姬昌、姬發、姬鮮、姬旦、姬處、姬封和聃季、姬奭；姬誦、姬邗、姬唐、姬應和姬韓。

西伯姬昌七十五歲，姬發五十五歲、姬鮮五十三歲、姬旦五十一歲、姬處四十三歲、姬封四十一歲、聃季三十八、姬奭三十二歲；姬誦三十、姬邗二十八歲、姬唐二十六歲、姬應二十四歲和姬韓二十二歲。這一群西歧周部落羌人的族長西伯姬昌一家人來此不到一成人數，西伯姬昌有一百多個兒子，在場的兒子們，姬發、姬鮮和姬旦都是女妣之子，姬處以下到聃季是女羌所生的同母兄弟。

女妣是翳徙戎女，見少年姬昌貌美嫁給了他，還將翳徙戎的風俗習慣說給上代周公季歷之知曉，讓他伺機伐了翳徙戎族，俘虜了三個大夫和妙齡女主回到西歧，周公季歷和從人、翳徙大夫都沒回來，姬昌順勢接收翳徙戎族的妙齡女主為妻，女妣還懷著身孕惶愧而歿，妙齡女主難產也不活了，姬昌為了憚壓翳徙戎族，對外詭稱女妣之子為翳徙戎的妙齡女主所出，反正女人都一樣，都是翳徙戎族無有分別，在訊息不發達的時代裡，很多事，時間久了也無人能說的明白。

姬奭則是翳徙戎女蒲所生之長子，他肩下另有弟弟們一群。姬誦以下五子都是妹喜已和姬發所生。

西伯姬昌心心念念要入主殷地朝歌，他一生都在處心積慮，想要搶奪殷家的家業又無能力，還不敢親自動手！姬發是紂王的姊夫卻覬覦紂王之妻妲己，姬鮮卻是殘忍，他喜歡芊芊卻羞辱她，他想念芊芊卻又恨他，他怕芊芊又到處找她，他像一個無賴的惡魔一樣，驅之不去，揮之不走，趁機還要咬人一口，嘴邊連血帶肉淫淫的笑，笑看被害人露出恐懼和害怕之狀。可是，人真到了眼前來了，他居然渾身軟倒，癱了！還簌簌發抖、渾身顫慄！

趁著四下都是自家人，西伯姬昌僵硬著臉對姬誦說：

「你怎麼在這裡？來了也沒說一聲，你眼裡還有我嗎？」他以為姬誦會到他面前跪下來認錯，像他其他的孫兒們一樣。

沒想到姬誦笑著說：「是阿舅請我們來的，他親自駕車，從孟門接我們來住幾天。」

西伯姬昌簡直無言以對了！這真是反了，紂王親自去接他的孫子們，他是西伯姬昌，紂王卻是派個無道的人去接他！西伯姬昌端凝嚴肅的樣貌，在西歧周部落，甚至在程邑，人人都怕他，怕他端起架子變了臉，可是這姬誦，現在有紂王撐腰，他叫紂王——阿舅！居然不將他放在眼裡，孰可忍、孰不可忍！但是現在他還是要忍！反正以後有的是時間，待回到西歧，看誰厲害！

姬發問兒子姬誦，可有看見紂王的妻子妲己？

姬誦表示，離宮沒有女人，侍女們是青娘娘從孟門帶來的，為了接待客人。

姬鮮迫不及待，他問姬誦兄弟，青娘娘是不是芊芊？

姬誦兄弟不喜歡姬鮮這個殘忍的叔叔，卻又不能不回答，姬誦說：

「青娘娘是青娘娘，和芊芊姐姐不是同一個人，她住孟門。」

姬誦將孟門的招牌抬出來，他怕姬鮮會對青娘娘無禮，甚至害怕姬鮮對青娘娘施暴。

姬發聽了，也鬆了一口氣！幸好不是，否則，妲己肯定不會再見他了，是他將芊芊驅逐出了茹宮，芊芊消失在西歧的曠野中，當時天降大雪，會凍死人的。

當姬發還想追問更多消息時，紂王回來了。紂王笑臉，人長得高大勇健，隆準龐眉，方口

廣穎，目光清晰燦燦。紂王五十二歲，他比姬發小三歲，比姬鮮小一歲，卻比姬旦大一歲，紂王是殷家殷地朝歌之主，帝乙之子，後世人稱他帝辛，紂王，名——受。

紂王向客人道歉，他去安排飲食，紂王要請親家吃飯不能不親自張羅，孟門和玉門都送來細緻的點心，紂王請侍者送進來待客。侍者們輪流捧著細瓷高腳盤進來，安放在每個人手邊的茶几上，放好後掀了蓋子走了。這次進來送點心的侍者都是男人，姬發鬆了一口氣，姬鮮卻失魂落魄，伸長著脖子向門口張望。

姬旦很好奇盛裝點心的盤子，他問紂王：「這個物件是什麼？」

紂王笑著說：「豆。」

姬旦很納悶，也很好奇，如果把這盤子倒過來，和他平日裡頭上裝的「段」相似極了，他回去程邑前，一定要多帶上幾個「豆。」

陸續又有侍者端來食盤，連木案子一起抬進大堂，人人面前放一隻四腳雕琢精美的文木案，素面木紋清晰，發出淡淡的香氣，是檜木，檜木的木香氣遇熱更香。每一個人面前一隻陶盤，熱騰騰冒著煙，都是蒸熟了的金瓜，連皮帶囊、每一隻都一般大小，熱騰騰香噴噴，一雙烏木長箸安置筷架上，簡單極了。

紂王請客，離宮的飲食並不精緻，卻是最自然的瓜果、糗稷，這和西伯姬昌的認知相去甚遠，尤其是姬發，他認為紂王太矯情了！以前他在茹宮，妹喜已待他極好，四季瓜果和各式食物烹煮的極其精緻、味美。各種醬汁不缺，那怕只是炙羊肉，妹喜已都有一種粉末，使羊肉不腥不羶，可是，離宮的蒸金瓜……，這樣寒酸？

聃季吃的最歡暢，他喜歡這樣簡單的食物，養娘女溫也曾說過：「要保持一身乾淨，就要吃最天然的食物，要保持一心的寧靜，就不要吃活物，要保持一生的靈性，就要粗食簡單過生活……。」

他也曾聽養娘說過，殷地朝歌的帝乙一生粗食，紂王也是，那些王、師們都是，因為他們簡單……，簡單，就會幸福。

姬旦吃的開心極了，他一向身體弱，每每吃飯都要「食不語」亦或是——一日三吐哺。可是這新鮮的金瓜這樣美味，連著皮吃也沒問題，他都可以吞下肚子。

姬鮮最不耐煩吃素，他是無肉不歡，姬奭亦是，他自小胃口極佳，只吃這些個瓜果，他倆吃不飽。侍者又帶來另一隻木盤，上面有一疊烤餅，人人一張大烤餅，只有一些甜麵醬，其餘皆無。

侍者們分送每人一張塗了甜麵醬的烤餅吃。西伯姬昌略撕了一片吃了，嫌它粗，不肯再動手了。姬旦將烤餅邊緣撕下來，棄置一旁，只吃中間的部分，他不喜歡吃硬的食物。

姬誦兄弟五人看著父親、西伯姬昌和其他叔叔們飲食，他們的飲食習慣讓這兄弟五人難堪極了，妹喜已曾教說：「端到面前來的，都是血汗所成之物，要愛惜，不可以糟蹋食物，不可分精粗，都要吃，人要惜福……。」

妹喜已也說了！「地生萬物以養人，人須敬天以報親，你們還小，五穀雜糧都是父兄們勞力所得，不能嫌棄……。」

這些金瓜都是紂王親手所種，親手採摘，姬誦兄弟住在離宮，也跟著阿舅去菜地勞作，他

們當然相信母親妹喜已所言不虛。

眾人吃畢，侍者們來將食案抬走了，接著侍女們端來清水給眾人濯手，姬鮮、姬旦、姬處、姬封和姬奭把濯手的水都喝了，西伯姬昌本來也要端了喝，他眼睛厲害，看姬發與聃季就水濯手，也就跟著洗洗手，侍女們遞上手巾，西伯姬昌才恍然大悟！這個規矩真好，待他回到程邑，也要教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比照辦理。

一切都完了，西伯姬昌等待紂王開口問他獻地之事，他來獻洛西之地。他也想聽聽紂王怎麼安排覲見禮。偏偏紂王根本不提獻地、覲見等事，他閒話家常，句句溫馨宜人。

紂王問候每一個人，也祝福在座的每一個姬姓男子，他的心意這樣祥和平靜，卻激怒了西伯姬昌，老先生拉下臉來，不發一語，連紂王向他說話，他都不搭理，只是嗯、啊！的應著，他氣壞了！

西伯姬昌還是忍不住問了紂王關於此次他來獻地，獻洛西之地，紂王要如何辦理？

紂王笑了，他說：「土地就是土地，沒有獻不獻的問題，您老人家喜歡就留著，可也不能留多久，不是嗎？」

西伯姬昌忍著氣、耐著性子說了：「洛西之地，赤壤千里，這樣肥沃的土地，獻給紂王，難道紂王你不喜歡？」

紂王又笑了，他回答西伯姬昌：「殷家商人敬天，天下為公，商人講信修睦，大夫們都是選賢與能者擔綱；殷家商人不能起貪心，貨惡之棄于地不必藏於己，更何況是土地？土地是眾生之地，養活無數生靈不可能私有，大地承載容納一切，人豈能獨佔？」

西伯姬昌聽不懂、更不死心，他不相信紂王不愛土地！他繼續抗辯：

「土地廣袤，可以生養眾多，洛西之地赤壤千里，人民生生不息，豈不更佳？」

紂王大笑，這個西伯姬昌，都有了一百多個兒子尤嫌不足！他還這樣愛生養？

紂王很愛笑，他回答西伯姬昌，他說：

「人民中，若有鰥、寡、孤獨之人？土地何用？若有廢疾者，土地何用？」

西伯姬昌回答紂王說：「一枝草一點露，只要眾生共養，取有餘分不足，多拿些糧食給他們，鰥寡孤獨廢疾者就能活下來，這就是土地之用。」

紂王憐憫的看著西伯姬昌，他說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1 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，鳥鵲皆能知其所止，人怎能不如鳥？」

姬旦很努力的想記住紂王和西伯姬昌的對話，他有些懂了，紂王何以能成為殷家朝歌之主，殷地朝歌無城垣、不設關隘，都是因為商人有禮節，禮者理也，節者，不起貪心。

姬發不耐煩聽紂王和西伯姬昌辯論，他也聽不懂，他想見到妲己，妲己不知道在不在這裡，他有些躁動，他想去離宮後堂看看！

姬鮮亦想要再見到青娘娘，若能向紂王要了青娘娘去，他此生就會圓滿幸福了！

西伯姬昌一家人都在離宮大堂，每個人動心起念不同，人人光色搖動、明明暗暗、乍隱乍現，紂王豈會不知！

西伯姬昌口條不好，鬥不過紂王，他想起呂尚說過，紂王有大寶！他想趁此機會，看看紂

1 緡蠻黃鳥：讀音緡蠻黃鳥，緡蠻指小鳥啾啾之聲，黃鳥指小鳥。

王的大寶，他帶來這麼多兒子們，況且孫子們也在，他們是妹喜已，紂王長姊所生，他開口要看大寶，紂王應該不敢推遲。於是，西伯姬昌表示要欣賞一下離宮的規制。

紂王真無奈，這西伯姬昌一家人簡直貪得無厭至極！仗著來人多，主人家客氣，居然想登堂入室，覬覦窺視主人家之物！

他當然知道他們想做什麼，然而，帝乙說過了：「這是大數，殷地朝歌的大數，無人能擋，你只能順著天理……，辛苦你了！請你務必不要推遲。」

當時帝乙也是在這裡，在離宮的大堂上對著兒子辛說的話語，此情此景，紂王是歷歷在目，聲聲入耳，銘記在心，無有一日忘懷。

姬發和姬鮮巴不得這一句話！轟的一聲都站起來抬腳就要走出去，眾兄弟也都人人離座，他們坐的腰酸背痛，都想起來走動走動。

西伯姬昌笑看紂王，看你如何應對？

西伯姬昌仗著身後的一群兒子們，人人矗立圍住紂王的大床，紂王一個人跌坐離宮大床無邊無靠，微微笑著，看著這一群如狼似虎的西伯西昌一家人。

西伯姬昌一家人也不是同一條心思，聃季和姬旦就沒離座，聃季喜孜孜的看著紂王的臉，他還想聽紂王說話，紂王對他微笑，那笑容和煦溫暖，讓聃季渾身充滿暖流。姬旦並不想離開這裡，離宮大堂金光閃爍，明亮無比，讓他身心俱暢，覺得渾身的疾病疼痛都遠離了，他好了！姬誦五兄弟和紂王一起住了幾日，他們很敬愛阿舅，見紂王沒起身，更不肯輕易離座。

西伯姬昌見紂王上不肯起身，回頭看眾人，才發現只有姬發、姬鮮、姬處、姬封、姬奭五

個兒子站著，其餘的都還賴在座位上，他瞪了眾人一眼，顏色凌厲！

紂王笑著起身，他好整以暇的振振袖口長衣，走下地來，穿上布鞋，他親自帶著西伯姬昌一家人觀看離宮的規制。

殷地朝歌離宮，紂王的居室，這裡纖塵不染，無有長物，姬旦沒機會下手染指，也不敢染指，因為此地光明潔淨，四壁毫無裝飾，他想要偷偷印下掌印都不可能。

聃季只想欣賞石雕窗花，他仔仔細細的觀看每一個石雕花文。姬誦引著叔叔到處看窗簷，透空鏤雕、圓鏤雕、深鏤雕……。

姬鮮跑去竈腳看女人勞作，青娘娘正在和侍女們調製甜食，她拿著竹杓舀水調羹，她輕輕攪動著，大甌裡的甜湯漸漸結成冰凌，鏗鏗有聲，這讓姬鮮大吃一驚！倒退出了竈腳。又一個冷漠的女人，和芊芊一樣，會凍死人！

姬發看見離宮後堂的臥室，紫木大眠床，繡花頂帳，白玉簾鈎，眠床四面精雕細琢，都是花鳥人物，細緻優雅，觸手柔潤。這裡是紂王和姬己睡覺的地方嗎？紂王這樣寵愛姬己，他將最好的物件都給她！玉門、摘星樓、離宮……。

姬發沒見到姬己，他並不知道這裡的一切都出自於女姜的手藝，姬己並無改變它！紂王想念女姜她當然知道，姬己是心疼紂王年少失意，她是成年女子，心胸寬廣，明白人世間的愛欲並非一人能獨占，她喜歡少年的辛，尊敬成年的紂王，她嫁給心中所愛之人，婚後她尊敬丈夫，姬己一生無有遺憾。

西伯姬昌對後堂木門緊閉的廂房最感興趣，離宮只有兩進，大堂不出奇，後堂是臥室，只

有木門緊閉的後堂廂房最引人疑竇，紂王的大寶應該就放在這裡了！

紂王著侍者們將廂房的木門卸下來，請西伯姬昌入內觀看。原來那隻大鳥已經搬去黑莊了，天玉黑石早就沒入了南單之台下，炮烙亦放在那裡，廂房裡只剩下九隻大方鼎和五大甕紫陽金幣。那些盤、鬲、甗、簋、豆、尊、爵、爐……等物件也早就搬去摘星樓了。

其餘的就是西廂房的矛、戈、箭簇、刀和劍成堆成把的放；犁、斧、斧、鎗頭，有些是玉石碾製而成。大海螺和貝殼也送去了摘星樓，這裡一件都沒有，離宮後堂的兩個廂房有些空落了。

眾人都失了望，紂王哪有什麼大寶！就是些破爛物件，那九個方鼎，人多的時候可以拿來煮羹湯，紫陽金幣讓西伯姬昌目露貪婪之色，好東西！難怪人人說紂王有大寶，五大甕的紫陽金幣！姬旦看上玉製的矛、戈，他戀戀不捨的撫摸大片玉石透出的潤澤，溫潤如玉果然如此。

姬旦見過妹喜已出嫁的時候，胸前配戴白玉圭，廣大、潔白如脂，紫陽金鍊銅環玉釦……。他一直想藉機會到茹宮再看一眼，可是妹喜已生前都沒再配戴過，她死了以後，也不知道那一大片玉圭落入何人之手，姬旦很久沒回西歧了。

眾人都回到離宮大堂繼續作客，紂王請大家喝甜湯，青娘娘又帶著侍女們進來分送甜湯，一盞一盞的讓侍女們端給客人，她自己立到紂王床畔，大大方方的審視眾人。

侍女們分送畢，也站到青娘娘身邊，殷地朝歌女子能操持能當家，殷家女子人人都大方，不畏男人。

西伯姬昌很不以為然，這個紂王——無道，讓這些女人過於自由，人人都不怕他，這樣不

好，可見紂王真的如閔天所說的「嬖於婦人」。

侍者們進來分送禮物，人人不同，西伯姬昌得了一大袋紫陽金幣，姬發得了一對白玉簾鉤，姬鮮得了一枚冰種白翡翠，姬旦得了一套玉製矛、戈，姬處、姬封和姬奭也各得了一錠錫，剪碎了就是銀子。

只有聃季一無所得，聃季不以為忤，今天是聃季一生中最快樂祥和寧靜的一天，過了今天以後，聃季一生都思念紂王的心意，他也保有了紂王的心意，心心相印，他將這種心意傳諸他的後代子孫，聃季無有不足。

紂王拿起一片錫，也就是殷地朝歌市面上少量流通的銀子，他說：

「這是錫，殷地朝歌人都稱之為銀，但是，它還是錫，取錫為惜，殷家商人錫命，就是說要愛惜生命。以金易命，大荒年，所以，紫陽金幣不在市面上流通，因為，殷家商人認為紫陽金幣出，大荒。」

紂王又說了：「殷家商人有專業，人人學有專長，有專業才能建立，建立家、族，建立居室，建立生命之美，這是殷家商人的天命所規，殷家商人敬天，尊母、重女，女人似大地，能生能養能哺育，所以女人貴重，能生生不息都是好的……。」

紂王苦口婆心，聲聲都是規勸和正理，可是這些西歧羌人的心都是這樣僵硬，無人能了解生命的道理，紂王真是無奈至極。

牧師尤渾來了，駕來大車，他將西伯姬昌一家子都載回北門行宮，連同姬誦的五個弟弟們，

西伯姬昌一家子都走了，紂王累了。

阿伯契

攸侯喜即將巡狩，他將帶領部眾前往昆夷、朔方之地。殷地朝歌四方來附，由各部族領袖們帶來部民，一起來到殷地朝歌，各部族領袖、族長們與有榮焉，他們的部民獲得攸侯喜的稱讚和接納。殷地朝歌商人踴躍參加，他們都要去朔方、昆夷，他們要去築台。

能夠再築一座高台，商人們人人歡喜不盡。願意隨同前往的殷家商人十萬之眾，黑莊掏寶的男人幾乎全部都去，連黑莊主人石匠福的長子，伯契也去。伯契是福和女惟的長子，十六歲，黑莊人人稱他——阿伯契。阿伯契繼承了美女女惟的美貌和福的形狀特徵，長身高大，圓頭圓臉圓鼻子圓眼睛，卻英俊貌美異常，福和女惟婚後生有二子一女，人人都相貌華美，兒子高壯，女兒更是美女女惟的小號翻版，晶亮的大眼睛如同星星閃亮，潔白秀逸，粉妝玉琢，人見人愛。阿伯契此去朔方、昆夷，福沒有不放心的，他的兒子和他的性情如出一轍，安靜沉默穩穩重重，自幼與喜居的男孩們一起遊戲長大，與攸侯喜和玄女如意更是感情深厚如同家人，喜和如意並無子息，他們視殷地人家的兒女們如同自家子弟，都是人子。

阿伯契拜有蘇氏平為師，是滿師的木匠人，他此去無有懸念，只想著築台，女惟有些難過不捨，可是兒子大了，不能一直留在身邊，寵溺過甚，害兒子沒了出息是殷家商人的大忌。